

● 朱存德 朱 胜 著

九 华 胜 境

趙
樸
初



JIU HUA SHENG JING

团结出版社



本书作者(左一)给全国人大乔石委员长(原)及夫人郁文讲解九华山文物



本书作者(左一)讲解九华山文物后与姜春云副总理握手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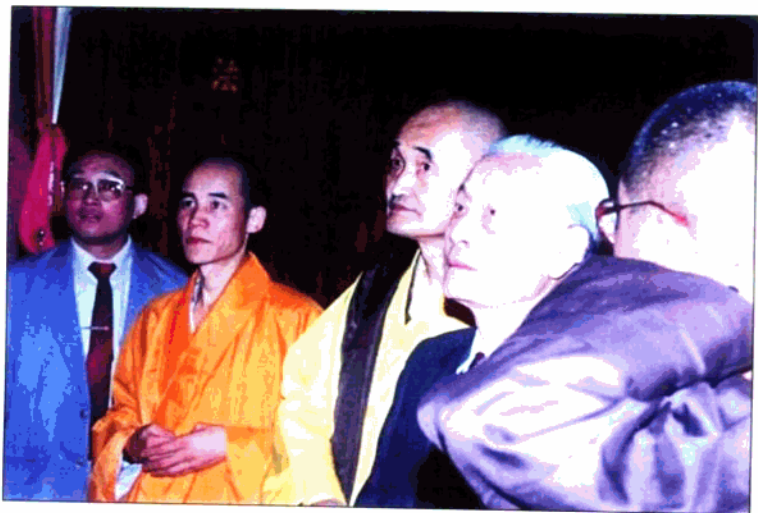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左二)给全国政协张思卿副主席(右二)讲解九华山历史文物馆收藏的玉印

本书作者(左三)为原国务院委员李铁映讲解九华山文物



▲ 2000年仁德大和尚前往印度参加中华寺开光法会 摄于佛祖成道之菩提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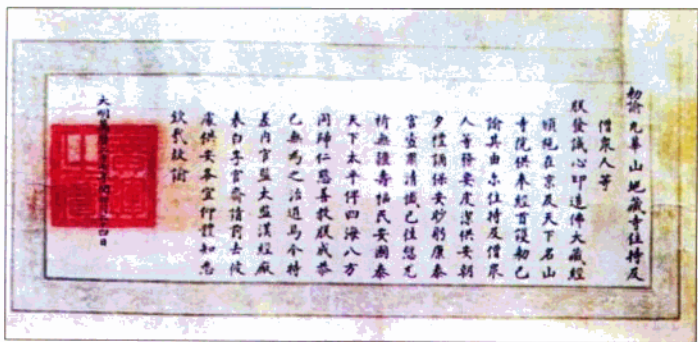


九华山仁德会长、慧庆副会长、季昆森书记陪同赵朴初会长(原)欣赏寺庙建筑艺术

▶ 仁德方丈唱经



◀ 本书作者和九华山祇园寺方丈仁德和尚陪云南大理野马画廊鲁愚先生进餐



九華聖境

清·康熙·題《九華聖境》



目 录



九 华 圣 境

赵朴初、启功题字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张德勤题字

序言

1

慧根和人缘的结晶 仁 德

恭敬桑梓是真情

方正全

《九华胜境》序

李 晖

九华十景

天台晓日宝光中

7

化城晚钟悠悠情

11

东崖宴坐示高洁

15

天柱峰前觅仙踪

19

莲花云海波涛涌

22

桃崖瀑布天河泻

25

平岗积雪景独清

28

舒潭印月最关情

31

九子泉声胜琴声

34

五溪山色画中行

38

九华新景

钟灵毓秀甘露寺

41

坐爱九华说龙池

45

金碧辉煌祇园寺

48

神光四射月身殿

51

宝殿高耸旃檀林

54

碧波万顷闵园竹	57
拜经古台观圣迹	60
华严岭上起宏图	62
竹海深处起慧居	65
通慧道风脉脉传	67

佛国神僧

金地藏垂迹九华	70
血经与应身菩萨	72
法缘广大弘圣教	74
弘法利生昭千秋	76
革命和尚释参通	79
现代九华第一禅	80
修成大心成正果	82
慈明坐化留瑞相	83
奇迹出于站和尚	84
肉身不腐比丘尼	86

九华沧桑

也谈李白游九华	88
古代战场六泉口	90
情出爱国修葺崖	91
话说九华庙宇钱	94
转轮宝殿重修记	96
重建天台地藏寺	99
江南民歌润九华	101
先民婚俗情趣多	104
茶诗飘香传千古	107

佛山撷英

地藏菩萨故事多	110
百凤宫庙名由来	113
拳拳爱心赠墨迹	114
游子情钟九华山	117
仁德弘法无尽期	119
春风秋雨识良知	123

旧典新韵庙前镇	127
爱国牧师汪恺成	129
藏画痴镇巛和尚	131

仙城轶事

太白书堂演古今	133
九华聚龙正腾飞	135
敬业途中更精神	137
飞渡风光上天台	141
佛国仙城九华镇	144
文物精品赴韩展	148
知古通今释晓悟	151
毛福梅朝礼九华	154
李可梁与《牧牛图》	156

九莲趣闻

飧食黄精延福寿	136
古枫含碑闵公坟	103
丹青九华第一人	134
佛教知识	44. 47. 50. 53. 56. 59
佛门瑰宝	75. 78. 150

九华文萃

九华山化城寺记	157
李翰林太白书堂记	69
重修化城寺记	14
地藏精神垂九华	159
游九华山	30
九华山九华山	161
九华山诗词选	10. 18. 21. 24. 33. 37. 40 方向荣、释园道等
九华山楹联选	93. 98. 126 朱存德、朱胜辑

后记

留取丹心照汗青	163 朱存德
---------	---------

慧根和人缘的结晶

仁 德

序

中国人说得好，相识有缘。自从朱存德调来九华山管理处编写山志，我们就熟悉了，这是缘份。究实说来，朱存德同志有很好的慧根，听他介绍伯父朱心源，中年出家做和尚，法号惟正，七十五岁圆寂。母亲吴朱氏吃观音斋，乐于济贫救苦，每逢初一、十五都烧香念佛，八十四岁仙逝。他自己更是一位虔诚的三宝弟子，早于1963年就皈依天台复兴庵普怀法师，法名宏缘。1989年11月6日，出于十分敬重仁义师太而皈依于她，法名圣一。1998年年底，他在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住院，经历他人人生第三次开颅切除脑瘤手术，大难不死，深感在地藏王菩萨身边工作，得到地藏王菩萨愿力加持，又于1999年6月29日皈依我名下，法名慧德，在学佛道路上他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朱存德同志人缘很好，凡他工作过的地方，领导、在家人、出家人，他都开诚相见，不分彼此，不分高下，都等距离全方位相处。他肯帮助人，人前人后都一样，从来不讲别人短处。他在九华山历史文物馆兼任馆长三年，帮助佛教管理文物，认真负责，曾协助佛协办过《九华山报》，也助编过《九华山画册》，还帮许多寺庙写过碑文，如转轮殿、通慧庵，洁净精舍，念佛禅院等等。可喜可贺的是，由于他的主观努力，在他临近退休的前夕捧出了一本《九华胜境》书稿，系统地反映了九华山在改革开放20年的文史状况。全书分成八个部分，资料翔实，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文字写得精彩，其文如其人，十分耐读。

大千世界，什么都空，空来空去。但学禅者有句名言曰：“真空妙有”。空是前提，妙有就是痕迹，就是交待。

一个残疾人能如此自强不息，一如学佛者勇猛精进，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恭敬桑梓是真情

方正全

序

当存德同志将《九华胜境》一叠厚厚的书稿摆在我案头，并囑我为序时，我有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既是因为他这本书，也是为了他这个人。

我对存德同志还是比较了解的。青年时，我俩是中学同学；工作后，又有多次交往；1984年，受组织上的委派，我来山主持管理处的全面工作，他也因工作需要于1987年调到山上，又共事了十几年。可以说存德同志和九华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生于九华山麓，长在九华山麓，从中年起，又工作于九华山，无论是他在山下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还是在山上从事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他都未走出九华山这个情结。作为佛教圣地，历史名山，文化名山，千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九华山如同一座文化宝藏，存德同志小心奕奕地护理着这些珍宝，如饥似渴的汲取养分，再把他的思考变成文字奉献给读者。他著文，有的文章很耐读；他书法，能送儒雅；他写词，还被作曲家谱成曲。一个本乡本土的文化人，他用了大半生对九华山歌之颂之，有近二百篇诗词歌赋和文物保护研究的文章见于报刊，虽杂，但体现了对九华山爱之广，是九华山的灵秀哺育了他的才情，他又用他的才情反哺九华山。

存德同志是幸运的，但他的人生之路却非常坎坷，1976年，他正值壮年，就因脑瘤动了手术，没能根治，在以后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他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三次开颅，两次伽玛刀，几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留下性命却瘸了腿，他自嘲“老残”。大凡人有生理缺陷就有些忌讳，我想他有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经历了多次生与死的考验，存德同志更能体会到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健康的活着，更能体会到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生命只有一次，生与死，成功与失败，只隔那薄薄的一层纸，在纸的这边，就要活得有质量，要于人于社会有益，存德同志在山上工作十几年来，对九华山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同时，在本职工作之余，他抱病笔耕不辍，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他的领导和同事，我欣赏他善待生命、顽强拼搏的人生观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待人生，他乐观开朗，对待工作，他敬业勤勉。存德同志有一个心愿，对几十年的工作有个交代，以此来报答社会，报答故乡和关心支持他的朋友，在临近花甲之年整理出版了《九华胜境》，对他来说是圆梦了。一个人，从蹒跚学步时就开始了人生意义上的攀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则是知识分子人生意义上的攀登，正是这种攀登精神成就事业，实现人生的理想。存德同志筚路蓝缕，牺牲自己的节假日，搜集整理九华山的文史资料，付印成册，正是这种可贵的攀登精神的体现。《九华胜境》总汇了存德同志大半生整理的文史资料，较为系统的介绍了九华山的风景名胜、风土人情、历史沿革、传说故事和独具特色的九华民歌，是《九华山志》的补充和延续，对推动九华山的对外宣传，具有一定的意义，值得一读，也值得推荐。

诗云：“惟桑与梓，必恭敬之。”《九华胜境》饱含存德同志恭敬桑梓之情和经年心血。述其经过，以作贺词，并为序。

《九华胜境》序

李 晖

序

朱存德自有著作问世，总爱找我写个序。我呢，也从来没推托过。我们是二十余年的文博战线同事了。为保护华夏民族瑰宝，我们共同战斗过，为展示中华文化辉煌，我们共同欢乐过。战斗与欢乐中结成的相知，是诚实、纯净、朴挚。同时，我们又同样遭受过灾难性的脑瘤折磨，特殊环境下构筑的友谊，是理解、体谅、关照。稍有不同地，是我的“天灵盖”只揭开过一回，他却五次躺上了手术台，病魔夺去了他的健康，还“赐”给了他终身的残疾。

就是这个朱存德，几十年拖着残疾的肢体，在与病魔夺岁月，在与艰辛较毅力。他投身过九华山文物的普查，参与过文物志书的编纂，操持过群众性文物保护网络的组建。这一“网络”模式，曾被国家文物局在全国推广，誉之名“青阳经验”。1987年起，他又置身于九华山文博事业的“开山”。九华山群峰峻峭，陡壁悬崖，洞窟深邃，一些连年轻力壮的游人和富有经验的采药者都没能到过的地方，那里则留有朱存德的足迹。他靠着百折不回的韧劲，终于查清了沟沟坎坎里的每一块石刻，记录下苍苍峰巅的每一个摩崖字迹。百业草创之际，他承受了健康人难于承受的压力，以病躯之身挑起了九华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和九华山佛教博物馆馆长的两副担子。谁也无法算得出，作为一位残疾人，他比一个健康者多泼洒出多少汗水，多耗磨去多少精力，就是在这种艰难境地，他还能笔耕不辍，为九华山的过去经历立传存史；为九华山的今日美景泼墨立意。他早已把个人的命运与九华山“拴”在了一起，不管它是五彩缤纷，还是那冰霜雪雨！

朱存德的敬业精神，朱存德的拼搏奋进，深受九华山区

僧俗的普遍尊敬，九华山管理处、池州行署文化局、安徽省文物局对其先进事迹进行过多次表彰。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专门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下了“朱存德同志敬业精神赞”的题词，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八个大字来赞美、评价、论定朱存德的工作业绩与品德精神，这既是写赞者的真知灼见，这又是受赞者特殊的荣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老为本书书写书名，当今书法泰斗启功为之题签这件事，即可窥探出这位残疾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份量。

朱存德，是既爱九华山的昨天，也爱九华山的今天，更是满怀豪情地展望九华山的明天。这种永爱之情，在《九华胜境》里有着充分体现。他既用优美笔端绘制“九华十景”；又以热情洋溢笔调，写下“九华新景”。“十景”是旧时代九华山人创造的历史遗存；而“新景”，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僧俗，依据原有环境风貌的新的创造。让人们从旧、新风景并存的记述中，看到九华名山的千年历史，体味到黄炎子孙对九华文化传承、拓展、发展的全过程。

九华是佛教名山，写九华山的书，不能不写到“佛”。本书不仅追溯了九华佛教的起源与传承之坎坷，更抒发了今日九华佛境之可人。写了“教”，更写了“人”。他以丰彩的浓墨，为九华佛教胜境的开拓者金乔觉（地藏菩萨），为广播佛教真谛的应身和尚等佛僧的济世行善，一一立传；更替那些为革命，为保护九华文化作贡献的义方和尚、参通和尚，以及今天的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仁德和尚的爱国精神，一一加以褒奖。同时，书中对那位当年柏文蔚安徽都督府卫队营营长，后来成为基督教牧师的九华山人汪恺成，因为他有推翻帝制而革命的人生历史，又有大力救援红军、服务于人民的光荣历程，也把他作为组成九华胜境的一“胜”。无疑，这正应了中央提出的弘扬宗教爱国正道，深批“法轮”邪说的国家政治大局。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九华胜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对九华传统资料的突破。这一“突破”，主要体现在“九华沧桑”、“佛山颛英”、“仙城轶事”几大篇章里。这些内容，至少是第一次出现于九华名山“胜境”之列。可见朱存德采集之广、挖掘之深。像“丹青九华第一人”、“李可染与‘牧牛图’”诸文的记录，不仅为九华文化添彩，也为九华风情增趣。“特色歌谣润九华”一章的撮入，更是为九华文化增加了时代气息。这些儿童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谣、劳动歌谣，无一不是采集于九华山野，寻自于平民百姓。歌谣中不少是带有佛教色彩，突出了九华山的独特环境；更多地则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对行善济世的清官予以歌颂，对贻害于民的污吏予以鞭挞。“万岁也怕外国反，文武大臣怕昏王；文官就怕丢了印，武官就怕动刀枪”，这不正是清末腐败政治现象的生动写照嘛！“百姓就怕官不正，大雪就怕出太阳”，这又不正是平民百姓唱出的一曲惩治贪官污吏、企盼政治清明的正气歌嘛！

朱存德，生于九华，长于九华，工作奋斗于九华，岁月坎坷于九华，业绩显露于九华。包括《九华胜境》在内，他的一系列有关九华书籍，句句流淌着他这位拼搏者的血汗，字字浸泡着他这位残疾人的泪水。只有为共同事业的战斗者知晓他的执着；只有“同病相怜”者，洞察出他的心声；他是在极端困境中，用著文写书的形式，在为中华民族弃恶扬善！在为山野民间扶正存德！

是为序。



地藏寺又名地藏禅林，因座落于天台和玉屏峰之间，故称天台寺。相传新罗僧金乔觉曾经禅居天台，遗有“金仙洞”圣迹。其寺始建于宋，后废毁。明洪武元年（1368）居士陈履泰捐资释昭莲重建，始具丛林规模。嘉庆年间住持释玺玉禅居峰巅且护持山林，享年110年。后废，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建，为名“活埋庵”，至清中叶周围寺庙增至48座，形成八刹，香火鼎盛。咸丰七年（1857）毁于兵燹，光绪十六年（1890）僧人又募资重建。民国九年（1920）住持僧彻德增建天台正顶，民国十年（1921）住持僧篮田重修天台石板路。1936—1949年住持僧义方重振仪轨，大振沙门。其间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为地藏禅林题写匾额。

天台寺占地1540平方米。属全国重点寺庙。它浑为一座建筑体，上下三层走马楼贯通了弥勒殿，地藏殿和万佛楼。既无天井，又无院落，但却宽敞明亮，有很好的采光。整个建筑都生根在巨崖之上，足见设计施工者匠心独到。由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加上供给困难，历来常住僧人不是很多。清初僧尘尘子重建天台寺，易“活埋庵”名，世人不解其意，唯学者袁枚游天台时对活埋庵饶有兴趣，并题诗一首：“谁把庵名叫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因从前死过来”，其实尘尘子怪也不怪，他只不过把“活”与“死”比照了一个人的“心”与“肉体”，这与禅宗“活人背着死人走”本是一个用意，写得自然诙谐而富有哲理。

清中叶的天台八刹，大部分已被岁月湮没，最有影响的是观音峰、拜经台和天台寺延续一炷香火其影响越来越大。余下建于清末的真如庵、才常住、老常住等名刹都因年久失修，而被拆毁。正常住又名德云庵，庵后有石洞，为明代高僧季德参禅处，此洞名道僧洞，清静深幽，仿佛默默置于尘俗之外，这里的山水花鸟都带禅机，若是修身养性绝对是个好地方。

天台寺大门酷似城门，门头上方数根石条架起一座早桥，名“仙人桥”（又名渡仙桥），光绪二十三年（1807）金陵刘益卿捐建。其旁为“捧日亭”，乾隆年间地州郡守李疇建，作《捧日亭赞》曰：“余于乾隆丁巳（1737）闰重阳经九华经再宿九华，佳处在东崖天台，而于台犹高，其玉屏峰之顶极目千里，心旷神怡，念此大观不可无以挹之，因捐资建石亭，名曰“捧日”，创始戊午三月，至七月而竣，愿后贤随时修葺勿为风雨剥蚀，以长保持胜爱为之赞”这段文字可见郡守李疇为官一方是如何地用心良苦。

旧志载天台晓日一景：“一峰高出云表，环顾九十九峰，如儿孙绕膝，五更观日出，与泰山无异”。常见观日出者，趁晴好天气登山，夜宿古拜经台，拂晓前至捧日亭，可见一轮红日，形圆如球，曙光初露，喷薄而出，顿时山色由黑变青、由青渐黄，日光如火，如同钢水，一旦冒出地平线即染红天空，普照天下，此景为天台日出之大观也。

周贇七言古诗《天台晓日》长达五十句，其中“九华山脉黄山来，九十九峰莲花胎，一峰高出众峰外，盘空鸟道登天台。”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天台峰奇秀峻美；另有诗句“捧日亭中望东海，日射海水红玫瑰，千林鸟语杂箫管，千岩花笑纷徘徊”，也真实不虚写出了高山观日出的壮美景象。

自西麓登天台峰，蜿蜒陡峭的石板路悬若天梯至朝阳庵，登观音峰往拜经台，沿途可见摩崖刻依山就势款待游客，依次有“江南第一山”、“怪石擎空”、“即是仙界”、“渐入蓬

莱”、“为善为宝”、“憩足而写心也静乐”等。尽管气喘吁吁一路挥汗，然而游客的收获是太多太美太有兴趣，这高山摩崖刻仿佛是众多的老人在默默地絮叨历史、絮叨山水形胜，絮叨登绝顶之妙……

玉屏峰巨崖如青龙回首，青龙背与天台正顶的陡壁上依次有摩崖刻“龙华三会”、“一览众山小”、“高哉九华与天接，我来目爽心胸阔”、“登峰造极”、“非人间”、“中天世界”、“一线天”、“云峡”和“东方极乐”等，记录了古人凌绝顶的美好心态和最佳感受，尽善尽美地表达了这一方圣境在九华山的特殊地位，细细品尝无处不是美美的启迪，无处不在净化人的心灵。不是文人好动心机，妙词连珠，而是天公造化了这番精彩。当你身临其境就越发感觉到在享受人生、享受东方极乐……

打游击的年代，天台地处高山绝顶，国民党很难监控。然而游击队却看中了这个地方，在天台寺设交通站，筹粮、备款、传递情报。

1933年反围剿失利，皖南游击战争暂时处于低潮，就在国民党加紧对游击区搜索的同时，九华山区的游击活动也显得更加困难。当时有几个游击队员在上九华的路上被国民党便衣死死盯住、无法摆脱。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个“嫌疑”走进宽慈的方丈室摇身一变，成了四个和尚。国民党的便衣只好悻悻离去。解放后才知道，提任安徽省文史馆办公室主任何东初同志就是当年的参通和尚，另外两个和尚是杨希严、钱文杰，有个名叫彻园的和尚因长期素食，习惯于孤独生活，一直没有脱下袈裟。后来他收了一个好徒弟，取彻园的反意法号义方，住持天台寺通览《大藏经》，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善事，任九华山佛协会会长，随佛教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后调北京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德高望重、英年早逝，他是九华山值得永远怀念的大德之一。

历来文人讴歌天台风光者多矣，更不乏有脍炙人口的好